



清明征文  
清明草,因生长于清明前后,又称“清明草”。在泉州,人们采食这种人间至味,将其捣烂后加入糯米粉、白糖、油、盐等食材,揉成团状,包入各种馅料,制成鼠曲粿。鼠曲粿入口软糯清香,令人回味无穷。因为鼠曲粿常常会在清明时节做,也被称为“清明粿”。

春雨一来,大麦草、车前子、鼠曲草等草本植物就又一次从地里长出来,我的母亲等这些草长得粗壮些,便会走到长有这些草的地中间,弯着身子去拔草。她说要趁这些草还没有扎根太深,赶紧拔掉。她对待这些草的情感是复杂的,一方面,它们长在地里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,另一方面,它们又是家里牲畜最好的

## 母亲的手撕日历

□涂添丁

料,鼠曲粿还是家里人都喜爱的食物,特别是我,年轻时一次能吃六个。身为一名农民,母亲安身于一个名叫官洋村的小村庄,日子过得平实而安然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时间仿佛在她身上放慢了脚步,她无需知道精确的时间,只需掌握农时,春节、春雨、春雷、鼠曲草、太阳、月亮,就是她掌握时间的关键词,但后来这一切都因我去城里读书而改变。

多么兴奋,因为求学的地方有我的诗与远方。她更难以预料的是,这一程相送,就将我送出了家乡,我们母子这一辈子也注定了分离。从此,母亲心里就多了一份牵挂,也开始关注起时间,她只要知晓我归家的日期,就会提前准备好吃食和衣物。而身处异乡的我,每次想到父母亲,就会记挂他们要在太阳底下干活受累,但是我除了将口袋里的钱攥得更紧和努力读书外,也暂时别无他法。许多次,再回忆母亲讲起我上学后,她回去一路哭泣的情景,还有她对我每个假期的期盼以及她为我积攒学费而付出的辛劳,我都会心生惭愧,总觉得自己在配不上母亲的那份疼惜。



历,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被她记下来了。直到前年的一天,家里的手撕日历才被“定格”,因为这天的清晨母亲辞世了。好好的母亲,说走就走了,犹如被一阵风吹走,空留日历在风中摇曳,还有家里一堆她采集回来还未晒干的鼠曲草。望着墙上那本手撕日历,我回想着自己来时的路,发现每一张日历都有母亲的身影。用手撕掉的日历,是日常,也是母爱。撕去的日子有风也有雨,有欢乐也有忧伤,有清贫的时光,也有小康的日子,有团圆的时候,也有残缺的时刻。但有了母亲的手撕日历,就觉得日子是具体的,可以过得有声有色,天天都是人间至美的团圆日。如今没有手撕日历的相伴,就会觉得日子是欠缺的。



生命中,有些相逢,是穿越岁月的守候。人生路上,有些别离,是深藏心底的永恒。

四季

## 与玉兰花同春

□陈裕

一个春日夜晚,我出门去散步。偶然穿过一条巷子,我邂逅了一棵高出院墙的树,它的枝头上正盛放着一些白花,一阵香气扑鼻而来,让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靠近院墙后,花香也变得愈加浓烈。感觉鼻尖萦绕的香气有些似曾相识,我便抬头仔细观察,瞧着树上的白花有些眼熟,但又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
低头时瞥见墙外的地面上落着几片花瓣,猜想可能是有顽皮的小猫把这花的香气所吸引,攀爬去摘花时蹭掉了这些花瓣。我顺手捡起一些花瓣放在手中,打算回去问问父母这花的名字。

到家后,我一边描述着树的形态,一边把花瓣拿给父母看,母亲瞟了一眼,便笑着说:“儿子,这是玉兰花。咱们住在乡下时,隔壁老李家栽种的树里就有一棵是玉兰树。有一次你爬墙上树,把人家的玉兰花弄掉了不少,你父亲还把你骂了一顿,你差点就挨揍了,不记得了吗?”母亲的话让我恍然大悟,过去模糊的记忆也渐渐清晰起来。我心想,难怪自己睹花闻香时,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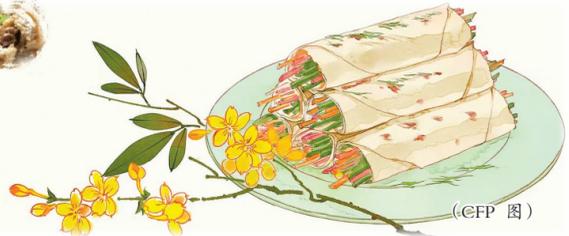
看着手中的纯白的玉兰花瓣,感受着花瓣柔软细腻的质地,我对这种花的喜爱又添了几分。趁着春日的好天气,我便经常出门去赏花,每次走到那条巷子里,都要驻足一会,静静欣赏那些越开越旺的玉兰花。白天在澄蓝色天空的映衬下,一朵朵玉兰花变得愈加动人,散发出一缕缕香味也沁人心脾,让人闻过后总会心生欢喜。

清明时节,正值玉兰争放之际,一朵朵好似在为春天而歌唱。听说玉兰花,又名木兰、望春花,是因为“色白微碧、香味似兰”而得名。玉兰花多为白色,盛开时洁白如玉,晶莹剔透,颇讨人喜欢。自古以来,人们对白璧无瑕的玉兰花也毫不吝惜笔墨。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歌咏玉兰花: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菊之落英。”还有诗人赞美玉兰花:“霓裳片片晚妆新,素裹亭亭玉殿春,已向丹霞生浅笑,故将清露作芳尘。”从颜色上看,玉兰花如“白雪霓裳”,从外形视之则有“君子之姿”,香味清新淡雅,并且具有“点缀银花玉雪香”的独特美感。再看这春季的玉兰花,盛开时,一簇簇,一团团,颇有着“堆银积玉”的富贵之态,如果再与其他春花搭配,就能呈现出群木争艳、百花吐芳的喧闹场景。此时玉兰花的花香也正浓,赏花时总会让人感觉像是被揽进“花中取道、香阵弥漫”的意境之内,无法自拔。

清明前后的天气乍暖还寒,但玉兰花却能在微寒的春风中肆意绽放,摇曳出婀娜动人的风姿,而随着春意渐浓,玉兰花还开得更加热烈,更为亮眼,让看过它的人们总会一见倾心,过目难忘。

小时候在乡下居住,虽与玉兰花有几面之缘,但当时少不更事,即便近在咫尺也无法真正领略到其美姿,如今长大后,还能与玉兰花有缘再见,我亦是格外珍惜这重逢的机缘。在这个春风渐起的四月,我也期待能与这玉兰花同赴一场春天的约会,一起去感受春天的温润可爱,也一同享受这美好的春日时光。

## 食事



## 一张薄饼卷深情

□山风

春季,是一个适合尝鲜的季节。此时路过闽南乡下的古厝,时常能闻到一股独特的香气,那是浒苔油炸后冒出的清香。这抹香味往往会从门缝挤出来,犹如长了手脚般钻进路人的口鼻,直击他们的五脏六腑。那感觉就像是一颗春芽落在身体里,开始蓬勃地向上生长,让人忍不住想深吸一口气,脚底生风地赶回家,去备制一桌润饼菜,再招呼三五好友来相聚,共享一场春日“好食光”。

民间食事,多与时令相关,闽南人“食春”的习俗通常会从立春开始,一直绵延至清明节后,使得吃润饼的时间覆盖了整个春季。

“食春”的习俗从何而来?相传是起源于魏晋时期,在周处《风土记》中可找到记载:“正元日,俗人拜春,上五辛盘……五辛发五脏之气,即大蒜、小蒜、韭菜、芸苔、胡荽是也。”这当中提到的“五辛盘”即为春盘,而在闽南地区,“润饼菜”最适合在开春来打头阵。一张形如满月、薄如蝉翼的面皮中裹入肉丝、豆芽、韭菜、粉丝、鸡蛋、浒苔、花生碎等十余种食材,所呈现出的复杂滋味,就像其五花八门的称谓一样令人着迷:北方人称之为春饼或卷饼,在南方地区,则谓之春卷、润饼。万“卷”归宗,不论是“带着壮阔平原苍茫之气”的北方春饼,还是“拥有南国软糯风格”的南方润饼,都应着春的脚步而来,用活色鲜香的人间烟火卷出了袅袅“乡味”。

我少年时在外地求学,经常会错过家乡的一些重要年节,因此每当过节时,就会盼望着母亲能来看我。母亲每次来都会手拎一个装满各种家乡美味的藤篮,那些食物总能抚慰我思乡

的味蕾。记得有一年临近清明节,知道我无法回家,母亲便又带着装着润饼菜的藤篮来看我。打开藤篮的盖子,一解开里头裹着食物的棉布,就看到了一张张润饼皮被细心地折成三角形,整齐地叠放在盘中,宛如一捧雪,散发着淡淡的面香,一旁盛在瓷碗里的炒合菜也冒着丝丝热气。那时的我和舍友们一起把几条方凳拼成小餐桌,铺上作业纸充当桌布,就一人取一张饼皮展开,争先恐后地夹几筷子炒合菜放上去,把润饼卷得像个枕头后,我们就直接蹲在地上开吃,那感觉真是酣畅淋漓,唇齿留香。这一顿简陋而过瘾的润饼菜,如同一颗种子落在我的心田,它快速地生根发芽,加上有母亲的爱滋养,很快就变得枝繁叶茂,好似在我的心里装入了一个春天。

后来,我读《泉州府志》时还知晓了一段明朝名臣蔡复一与润饼菜的趣事。相传蔡复一忙于公务,废寝忘食,夫人李氏心疼夫君,费尽心思摊烙出薄饼皮,将五味菜包卷成筒,送与夫君手握而食,既能果腹又不耽误办公,还能保持菜品温热。一日,皇上巡视,问此为何物?蔡复一急中生智,回复道:“此乃江山一统,包罗万象的润饼菜。”故事虽短,读来莞尔,我想,无论古今,也不分南北,美好的心意总是相通的,正如那一卷润饼中包裹的爱意,就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给予。

又是一年春来时,润饼依旧是闽南寻常百姓家迎春餐桌上的“常青藤”,一张张薄薄的饼,就这样卷起了家家户户烟火里的片片深情,也牵出了萦绕在游子心头的缕缕乡愁。

## 乡情

## 最是晚霞抚人心

□王诗婷

于我而言,总是与夕阳一同出现的晚霞,是那样的烂漫,那样的瑰丽,如同被打翻的颜料罐,渲染了整片天空,让我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
抬头看晚霞晕染的方向,恰好是我那以霞为名的故乡,一个名为霞洋,坐落在南安官桥镇里的小村庄。记得孩提之时,我经常跑到村里的小路口观望,一侧是家的方向,一侧则通向远方。那时每至黄昏时分,橘红色的霞光从天际的一角缓缓泻下,弥漫在傍晚的乡野中。从远处传来的悠扬牛铃声,揉进了不少倦鸟归巢时的余音,抬头看,那酡红的晚霞也映衬着袅袅的炊烟,还有鸟儿在空中来回盘旋,以翅膀的高频率振动呼应着这片祥和的村庄。偶尔,能见到小牧童们伴着霞光,驱赶着一群牛羊,走在归家的路上。

玩累了,我便朝着家的方向跑去,路上有时会碰到扛着锄头归来的父母,霞光洒在他们的身上,感觉淳朴又温馨。有时因贪玩,较晚到家时,父亲会坐在门槛上等着我,走进屋内,母亲早已准备好可口饭菜。那时的我,总感觉自己的眼眶悄然被屋外的晚霞染红,目之所及都是幸福。

归去也,听得晚霞落满裳。后来的我,工作在外,每每驱车返乡,眼看暮色降临,就会不由自主地眺望

窗外。看着从玻璃窗外涌进来的光,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的眼眸仿佛被凝住,浸润在霞光中无法自拔。晕染了天空、远山和溪流的晚霞,有时就像一颗硕大的橘子,悬在半空,劳累的人只要抬眼一看,就会感觉心里涌入了丝丝暖意。

我终于下了车,踏上回家的小路,路旁是熟悉的田野。云霞把天空幻变成一池倒悬的秋水,刷一抹蓝,涂一层灰,撒上一抹橘红,机缘巧合下,就这样把这座村庄安然揽入怀中。乡野泥土的气息,草叶的香气,也被晚霞酝酿得那么好闻。暮色渐深,草丛里的虫鸣却叫得更加响亮,我忍不住想:它们不是也在欢迎我回家?

在余晖将尽之时,我终于到家了。母亲喜出望外,放下手头的活儿,她笑着说估计我这天就会回家,没想到猜对了。她一边说着话,一边走进厨房开始生火做饭。父亲也没闲着,赶紧跑去园子里摘丝瓜,还拔了几株我爱吃的茼蒿。吃饱后,母亲询问我工作的情况,我随口回答说一切都好。但母亲仍然会心疼地说:“那么久才回来一趟,还走了这么远的路,一定累坏了。”每当听到母亲的关心话语,我觉得一颗漂泊在外的心,这才终于落地,如同远航的船,终于在温暖的港湾靠岸,安稳而平静。

每次伴着晚霞往家赶去,我总是心潮澎湃,因为那里有父母的爱,他们期盼的目光如晚霞一样,那么暖,那么动人心扉,让人归心似箭。



(CFP图)

## 回首



去年,邻居家的屋后种了几棵高大壮实的苦辣树。在闽南一带,这种树也被称为“苦辣仔”。

今年在几场春雨的滋养下,邻居家的苦辣树也开始蓬勃地生长,不仅绿叶渐渐布满枝头,大小不一的粉紫色花朵亦跟着次第绽放,星星点点的花叶在枝杈间竞相盛放,重重叠叠,煞是好看。看着这些苦辣树,我的思绪不禁开始蔓延,忽然想起儿时一到这个季节,我也会经常跑到邻居家的苦辣树下,抬起小脑袋,对着那一树繁花,痴痴地望着。记得那时期在我心中,苦辣花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花。倘若碰见邻居家的老人把一些苦辣枝叶打下来,我就会如获至宝地扒去那些绿叶,然后把掏出来的大把苦辣花带回家,将它们插到空瓶子里欣赏,总是百看不厌。那些苦辣花散发的香气很持久,就像一个巨大的香囊放在屋中,让人沉浸其中,不能自拔。

记忆里的那些苦辣树中,有一棵长

## 儿时的苦辣树

□林娴娟

着许多粗壮的枝杈,这些树枝能禁得住我与小伙伴们在上面攀爬嬉闹。于是我们会经常折腾这棵树,不是抓着它的枝干荡秋千,就是比赛谁爬这棵树爬得又快又好。每次来到这棵树下,我就会猛地一跳,双手紧紧抱住树干,两腿又开夹住它,之后提起脚蹬着树干,慢慢向上爬。最后爬到高处,或站或坐,再不就是停下来向树下的小伙伴们炫耀,那样子犹如一位打了胜仗的小将军。我当时完全不把自己当女孩子,经常跟着男孩子们一起玩闹,因为我不怕摔跤,最后还真练就了一身爬树的好本领。但是危险也是不可避免的,有时候爬树不小心就会摔下来,摔个头破血流是常有的事。但没过多久,小伙伴们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疼,不等伤口愈合,就会接着去爬树。那时候的大人都“放弃”孩子,这些小事并不会放在心上,总是放任孩子们自由玩耍。

季节更替至夏季,蝉儿就上树了。好奇的我就和小伙伴商量着去抓几只蝉来

玩,顺便研究一下蝉的叫声怎么发出来的。虽然不知道如何捕蝉,但办法总比困难多,我们琢磨了一会儿,便找到了一个便捷的办法,那就是拿一根长竹竿,去插几个被太阳晒过的蜘蛛网,然后用带着蜘蛛网的竹竿一头去粘蝉。但这种方法的成功几率总是很低。尝试几次失败后,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,就用线把两根长竹竿绑在一起,制成一个大大的“捕蝉器”,如此一来,很快就能成功捕到蝉,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。

就这样,那几棵苦辣树默默地陪伴着我度过了快乐又短暂的童年。后来我和小伙伴们都长大了,也离开了家乡,那些苦辣树就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,甚至有销声匿迹的感觉。

如今,我又遇见了熟悉的苦辣树,那开满枝头的紫色花朵,一团团,一簇簇,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,热烈又奔放。一阵浓郁的花香毫无阻拦地扑鼻而来,



(CFP图)

我忽然心头一震,几十年后的今天,再次目睹苦辣花的芳影,儿时的记忆如潮水一般涌上了心头,此刻的我,想起了有苦辣树陪伴的童年时光,也想起了它给我带来的那些快乐,同时被唤起的,还有藏在心中的那抹挥之不去的淡淡乡愁。



## “送别诗”中那些意境

●杨柳:古人在送别时,常会折柳相送,以表达依依惜别之情。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,诗人常会用杨柳来传达怨别、怀远等情思。  
出处:伤见路边杨柳春,一重折尽一重新。——施肩吾《折柳枝》

●长亭:古代路旁常置有亭子,可作供行人歇脚用,也是一个饯别送行的地方。诗人会用长亭来营造伤感的氛围。  
出处: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。——柳永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

●南浦:南浦在古诗中多指水路送别的场地,寓有“离别”之意。  
出处:南浦凄凄处,西风袅袅秋。——白居易《南浦别》

●春草:古代诗人会以春草来表示离愁,形容离别后犹如春天过去,无论看什么景色,都会感到忧伤。  
出处:离恨恰如春草,更行更远还生。——李煜《清平乐·别来春半》